

明月(外一篇)

严长明

记忆的明月,皎洁成一波三折的阴阳圆缺。黑夜便成了另一片光明。陨石在坠落中完成生命的璀璨。星星在寂寞中感悟灵魂的清辉。灿烂是美丽的。有时简朴的文字比华章更容易令人落泪。黑夜是一段未曾写出的文字。漫长的等待,有时比轻易获得更令人折磨。学会沉默吧。黑夜为明月而生。沙石为水而生。你是横笛吗?任风穿透灵魂的谷口。高悬的明月,是你我同线的话筒。想要说些什么,彼此一定能听见。爱情是纯粹的。梦幻是真实的另一种表达。握着月光温柔的小手,冻伤的心融化成一潭碧澈的泉。等待是一场暂时隐退的潮。蓄满激情,向着更坚实的礁石迈进。今夜无风。今夜明月朗照。

酒与月

把酒当歌,举杯邀月,以及心远地偏的哲学,像太白手中高高举起的那盏金樽,使我至今见酒落泪,望月生寒。真正的酒不是流动的液体,真正的酒是飞舞的剑花。浓浓的真情曲折蜿蜒,直逼梅心。酒的内涵丰富如海,锋利如刀。在超越凡仙的高度,隔着梦想的河床,我看见诗人在远古举杯,美人在今世断魂。那些伸入心灵深处魂牵梦绕的往事始终挥之不去,只见远处翻江倒海,波光盈盈。一杯酒使我穿越现实与梦想的壁墙。一杯酒使我渐次凝固。酒与月,同一根血管里流出的两泓清冽,在同一个夜晚相逢,我分不清是酣畅淋漓,还是悄然落泪。

雁过留声

佟道庆

偶读一篇短文,说镇江市繁华的大西路兴建于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六七十春秋过去了,至今马路的下水道仍畅道,窨井盖亦无损。惹得不少人发出工程质量今不如昔的感叹。随手翻阅镇江市专家写的文章,当年主政镇江市政建设,主持兴建大西路和苏北路并为马路栽下第一批法桐树的是高邮人董赞尧。读到这里我忽然忆起《扬州民国旧事》(2010年广陵出版社出版)一书中,扬州文史专家李葆华先生在两篇文章中也分别提到董赞尧,于是我脑中忽然跳出“雁过留声”这个成语。

董赞尧(名咨谋,字赞尧,后即以字行),江苏高邮人(1905—1992年)。日本大学经济系学士。1937年他正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读博士,惊悉国内芦沟桥事变,他立即放弃很快到手的博士学位,毅然回国参加抗战。历任国民政府经济部专员,代理企业司司长等职。日本投降后,从华东区特派员公署南京办事处主任位置上,调任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江苏省建设厅厅长。1948年秋,国民党江苏省政府改组,他卸任去沪定居。解放前夕,他拒绝去台湾。上海解放后曾受聘为私营上海沪太长途汽车公司经理。1951年,以“历史反革命”罪被判刑15年。1966年获特赦回沪,后任上海市普陀区政协专员。

当年南京是国民政府首都,江苏省政府设在镇江市。八年沦陷,百业凋零,城乡到处破败不堪。省政府门前也是污水横流,垃圾遍地。董赞尧到建设厅上任,没设办公室,而是身先士卒,亲率厅内官员,挥锹上街清除垃圾,又发动市民一起整治环境,未及旬日,市区面貌焕然一新。按他的规划,随即动工拓宽马路,主持修建镇江市第一条柏油马路——大西路,很快原本狭窄拥挤的小街变成宽阔平坦繁华的商业街,镇江大西路如同当年上海南京路一样,成为镇江一张响亮的名片。与此同时,董赞尧又主持在北固山下沿长江修筑一条苏北路,即今日的江边大道。修建苏北路的困难并不仅仅是经费难筹,而是洋商的重重阻碍。日本投降后,英美帝国主义势力正卷土重来,气焰十分嚣张。在建的苏北路中间大段土地由美孚洋行油栈占据。地面有洋房,地下有油库和伸入江中码头的输油管道。要修马路,这些建筑必须拆除,但洋人极力反抗,并通过他们驻中国的大使馆向我外交部提出抗议,然而作为中国官员的董赞尧毫不退让,说:我在自家门口修路谁也别想管!为了向洋人表示“此路必通”的决心,他命令工程队从路两头一齐开工,不断向中间的商行推进,步步紧逼。另一方面,他借用当年汉口人民收回英租界的斗争经验,发动群众不去洋行购油,江上任何船只不得靠近油栈,并断水断电断他的售货渠道,终于迫使洋人搬迁走人让地。同时还在沿江新建五座水运码头,使这段冷清的江边,成为船舶云集的商港。马路建成后,董赞尧又指挥工程队为镇江市栽下第一批行道树。40多年后,85岁的董赞尧返乡路过镇江,在老友的陪同下,旧地重游,看到当年栽的法桐已长大成荫,绿荫蔽天,作为当年栽树人,想到的不是功劳,而是换了人间的欣慰。

当年建设厅主管的业务十分庞杂,交通水利、农林牧渔、工矿商业、城建气象等等他都要管。面对如此重任,镇江人评点说:任务多多,政绩多多,董赞尧尽力了,在交通水利方面政绩尤为突出。沪宁公路一直是进出南京的要道,但因多年战事不断,破坏严重。时驻无锡市的京沪卫戍总司令汤恩伯,要求江苏省政府限期修通。因人力、

财力无着,省主席王懋功万分焦虑。交通部派来的公路局局长见状,也束手无策辞职走人。作为建设厅长,董赞尧去干公路局长的差事。首先带两个随员详察沪宁公路全线现状,然后提出修建方案立即着手实施。召集沿途各县县长会议,分段包干,重点地段和桥梁由所在县的县长和建设科长协调抢修。沪宁公路桥梁多被破坏,修桥木材紧缺,因为沿途木材市场的木料全为国民党修筑工事控制,董赞尧只好亲自赶到无锡找汤恩伯要木材修桥。日本投降后,蒋介石急于“还都”,京沪公路不通,作为京沪卫戍总司令的汤恩伯亦不好交待,只好同意调运木材修桥。这一段时间,董赞尧是日夜奔波在筑路工地上,终于在很短的限期内使沪宁公路全线贯通。应该说,董赞尧辛辛苦苦赶修的沪宁公路,在解放战争中,为了解放军进军大上海,提供了极好的交通条件。

苏北淮扬公路最早始建于1936年,但这条运输线长期被日本人操纵的运输公司控制。董赞尧任厅长后,立即收回路权,并协同沿县地方力量整修破损的公路。经他批准,省公路局同上海同济大学机械系毕业、在苏南创办过公路运输公司的章炎唐签订淮扬公路运输合约,正式成立“扬清长途汽车运输公司”。这条线南起六圩,北至清江(淮阴)。总公司驻扬州福运门,六圩设有办事处。沿途设六圩、扬州、仙女庙、邵伯、高邮、宝应、淮安、淮阴8个车站,又在洼子街、车逻、界首、汜水、泾河设5个代办站。客运、货运皆是当日直达,直到扬州解放,这条公路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

扬州南河下运河上原来没有桥梁,过河靠人工摆渡。1947年随着淮扬公路的开通,福运门河南是长途汽车站,河北有轮船码头,日夜川流不息的人流常在两岸渡口拥挤不堪。当年江都县政府布告市民捐资建桥。有位师傅叫任大荣,是公道桥人,在上海开个小理发店,回乡时路过扬州见到布告,随即表示愿意为家乡做点慈善事业。当年造桥全用木料,费用三个亿(国币),任大荣洗囊捐资一个亿。董赞尧知情后十分感动,将大桥定名为“大荣桥”,大桥通车典礼上,他又亲临现场,向任师傅鞠躬致谢。这座大荣桥,直到1953年才被渡江桥取代,但这段故事,扬州人一直作为佳话口口相传。1987年,为编史修志需要,扬州人去上海拜访任大荣。75岁的任师傅住在虹口区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斗室中,解放后一直以连家店形式经营理发店,生活颇为清苦,但他对当年捐资修桥的义举仍感欣慰。令访问者感动。

董赞尧先生虽为国民党高官,又手握重权,但他一生廉勤正直,困苦自守,两袖清风。1948年他卸职离任去上海定居时,因付不起高额房租,只好借住寡嫂家栖身。一日镇江朋友拜访,见他每日夫妻二人要打地铺睡厅堂,实在过意不去,说你当厅长,为镇江人做了这么多好事,如今无处栖身,我们于心不忍。于是朋友们出资替他购下两小间住房,并赠送一些简单家具,才算有个家。国民党撤台时,他本可以随同,但他选择了人民,留在大陆。后来遭受十五年牢狱之苦,这真是历史的大误会。董赞尧先生逝世多年了,至今人们还记住他,当我们回顾这位曾经的“国民党党员”、曾经的“国民党官员”的坎坷一生时,我想所有人都会发出人间正道是沧桑的感叹。

到田野秋游去

吴忠

身居郟城,春天可以向西,到运河堤去感受满眼的绿意,杨柳如烟如梦;秋天可以向东,到田野去聆听秋的寂静,稻田如金如画。

我每天上下班,不走海潮路,而喜欢沿武安路,从东外环那边绕行,不为别的,只为能有一段,在秋天的田野里独行。

风轻,云淡,天高,气爽。骑行在田间的水泥路上,沐浴着金色的阳光,看平整的稻田,无边而肃穆;弯曲的河流,清浅而幽静。听见白杨树沙沙沙的声响,仿佛是从天上飘来的梵音。蒙尘的心得到洗涤,迷失的灵魂找到归途。人此时仿佛已经置身世外,无欲无求,无忧无虑。

时而会遇到一两个农人,皱纹在他们饱经风霜的脸上,宛如平望上吹起的秋风。他们伫立田头,成为“稻田”的守望者。湛蓝的天空,洁白的云朵,金色的稻田,此情此景,你不得不赞叹,赞叹大自然的杰作,色彩如此浓烈而浪漫,仿佛是梵高的油画大作,意境悠远,给人心灵以宁静与安详。

秋的静美使得语言显出贫乏,音乐的神奇就在于能表达语言所不能表达的意境,在于能抒发内心深处最细腻的情感。我时常会带上耳麦,聆听一些

经典的世界名曲,当然会有克萊德曼的著名钢琴曲——《秋日私语》。美的旋律在耳际轻轻奏响,秋的落叶在心间缓缓起舞……

有人说,“秋”字下面添个“心”也便成了“愁”,秋天的心情,常常是惆怅的,忧伤的。然而,“秋”也是“禾”“火”的季节,到处充满着丰收的喜悦。罗兰《秋颂》里说得好,秋是成熟的季节,秋是收获的季节,秋也是淡泊的季节。当人生进入秋天,褪去了繁华与躁动,不再有春的蓬勃与夏的灿烂,就会沉静成一汪平静的湖泊。这是一种精神的升华,是一种无须任何修饰的从容与大气。多一些感悟,少一些感伤;多一些淡然,少一些困惑。世界原本就是那样,无须感伤,无须困惑,秋去秋来,原本就是自然运行的法则。一切都只不过是过程,重要的也只是过程。

亲爱的朋友,放下那些琐碎的烦心事,到田野秋游去吧,去放飞自己,放飞心情。你可以独行,也可以带上自己最亲密的伴侣。要知道,谁也留不住匆匆逝去的年华,正如秋天留不住一片绿叶。四季虽会轮回,但时光不能再重复。到田野秋游去,用细腻的心去感悟秋天。读懂了秋天,你也就读懂了人生。

星期一早上一雨一直下个不停,我出门之后,看到天地间哗哗的雨,本来就有着一综合症的心情更是糟糕透了。

雨中的温情

郑成霞

照例是到新华园门口买早点,每天早上这里都热闹非凡,卖早点的、卖菜的、卖水果的、杀鸡宰鸭的一派繁华,俨然一个马路市场。这天虽然下着大雨,许多小摊还照常出摊。在我停下来等小摊主做米饭的时候,看到一个年长的城管带着几个年轻的城管帮一个煎饼摊主挪动摊位,推车的推车,撑伞的撑伞,拿杂物的拿杂物,几个城管帮女摊主把摊位挪到了马路边上的台阶上面。这时女摊主喊了声:“喂,麻烦你们把我的伞挪过来噢!”她的伞是那种小摊常用的大伞,直径足有两米,用一块中间带孔的大石头固定在地上。于是几个城管协力把石头挪开,把伞搬过去撑好,女摊主笑着谢他们,一个年长的城管对她说:“你晓得,今天学生开学,又下大雨,你们把摊子摆在路上,这条路一定堵,堵了人家就要骂了,你们与人方便,也是自己方便,往后退一退,也不影响你做生意。相互理解下子。”女摊主笑着,连声答应着。这时我看见几个城管后背都被淋湿了,虽然他们打着伞,但是一阵子活动,雨又大,就难免被淋到了。我简直看得呆了,眼见得他们又走向下一个摊位,糕

饭的摊主提醒我我才意识到饭已经包好了。

骑上车再往前走,我感觉雨不那么讨厌了,这就是心理作用吧,看到了社会中

好的一面就觉得生活充满了希望。一边往前走,我想到了更多东西。首先我想我为什么惊呆了呢,因为之前在报纸网络媒体上关于城管的报道几乎全是负面的,城管成了人人喊打的一种职业,甚至被妖魔化,人们谈城管色变,我每次见了他们开着巡视的车子在路上,在心里也刻意地想要离得远一点,虽然我并没有犯法,但他们“名声在外”,不由我不退避三舍。年初我曾看过一个北京85后城管写的一本《城管来了》,它描写了城管的真实生活,我看到了他们在执法中遇到野蛮小贩的无奈,也看到了在拆除街边商铺时使用的不光彩手段,这本书让我感到对城管的看法有些矛盾了。他们是穿制服的土匪,还是身不由己的末端执法者?他们是体制下的怪胎,还是民众情绪的宣泄出口?我又想起上个月七夕那天,我在QQ群里看到高邮城管局有个年轻城管帅哥呼吁大家帮助他向女朋友求婚,想法还挺有创意的,听说最终圆满成功。那个时候给我的感觉就是城管也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就在我们身边,和我们一样。

香瓜田里的时光

陈顺芳

一到母亲家,便习惯性地一脚踏进西边的菜园。

瞧,这片菜园总是被母亲打理得有声有色:一畦空心菜郁郁葱葱;一畦韭菜整齐划一;绿色的甜椒、紫色的茄子各自缀结枝头;几株高大的芋头苗亭亭玉立,英姿飒爽;边角处,依着几棵搭建起来的黄瓜架、丝瓜架上,绿色的藤蔓竞相缠绕攀爬……

每次,我都用我的肺腑深嗅着这片泥土的芬芳;每次,都能有新的景致令我眼前一亮;我果真看见,在靠在田间小埂的地方,匍匐着的一片瓜藤上,结出了好几个圆鼓鼓的香瓜!

我无法描述出此刻的震撼。遥远的记忆,却随着一触即至。

儿时,相对于黄瓜、冬瓜、番瓜等,香瓜明显

要珍稀得多。偶在菜地里瞅见一个香瓜,恨不得立马摘来塞入自己的胃囊。而往往,这瓜发现的时候还很生涩,而再过一段时间这香瓜却可能消失不见;毕竟,喜欢香瓜的人很多,毕竟,顺摘人家田地里一只瓜也不算多大的错。

却有一次,邻家女孩摘了他叔叔家的一个香瓜与我分享。有什么东西常与她在一起分享的我,怎可能想到要拒绝?怎可能想到,第二天早上她叔叔会在半路上凶神恶煞地截住我,狠狠地揪住我的脸:下次再要你好吃!下次再要你好吃!

我知道,我是受邻家女孩的利用了,我错以为,她做得了那瓜田的主人,结果,却平地受了这番侮辱,又不知该怎么讨还这份公道:母亲是万不能求助的,毕竟,我是吃了人家的瓜呀!

那份屈辱,一直熬到我长大,熬到

我离开了那个村庄,才算远离。那邻家女孩,我是再不与她一起玩了。多少年了,她是忘了嫁祸这档子事了吧?她叔叔也忘记当初对我的粗暴了吧?因近些年来,他们有事还来我的单位找过我,我是能帮就帮的,可心里,就是难隐那番的痛。

所以一直以来,我对香瓜的珍视,仅限于它于家乡土地上的稀缺。街市上有很多的香瓜,我鲜有问津。若说还有一点的喜欢,也是喜欢它的瓤更多一点。我不喜熟到太甜的瓜,却喜这种因为成熟才会散发逼人香气的瓤。这种瓤,闻着沁香,吃起来才更是舒润清爽。每次,我都为别人吃瓜去瓤感到可惜,每次,别人都为为我连瓤一起吃感到费解。真正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往事不可追。站在这硕果丰收的瓜田面前,多少年的时光,就这么弹指一挥间!这才发现,对香瓜,仍纠缠着一种难以罢却的情感;就像是这片故土,镂进生命里,百转千回,千回百转。

文游基

刊头题字:殷旭明 责任编辑:居永贵